

高僧傳卷第五

五

伊五

高僧傳卷第五

伊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二

釋道安一

釋法和二
竺法雅三
重出不刊

竺僧朗四

竺法汰五

釋僧光六

竺僧輔七

竺僧敷八

釋曇翼九

釋法遇十

釋曇徽十一

釋道立十二

釋曇戒十三

竺法曠十四

釋道壹十五

釋慧虔十六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
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
能誦鄉鄰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
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于三

伊五

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
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
五千言安賣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
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
即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

明經一卷減一萬言賣之如初暮復還師師
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敬異之後
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
澄見而嗟歎與語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
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爾儔也因事澄爲師
澄講安每覆述衆未之愜咸言須待後次當
難殺崑崙子即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
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隣
後避難潛于濮澤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
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業頃之與同學竺法

汰俱憇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山相
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安後於太
行恒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
武邑太守盧歆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
之安辭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
伊五
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寺徒衆
數百常宣法化石虎死彭城王嗣立遣中使
竺昌蒲請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
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口山迄并閔之亂
人情蕭索安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賊

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衆入王屋
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栖木食修學
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
謂徒衆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
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
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
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
家見門裏有二馬柳之間懸一馬筥可容一
斛安便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

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
姓字安曰兩木爲林篔簹容伯升也既達襄陽
復宣佛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
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
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
伊五
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及拈
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深旨條
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
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
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

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暫往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張殷宅也大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四百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萬斤擬爲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託汰公營造欲迴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安旣大願果成謂言夕死可矣符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

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
一尊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旛珠
珮迭暉烟華亂發使夫升階履闥者莫不肅
焉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
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今弟
子爐冶其髻旣而光炎煥炳燿滿一堂詳視
髻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旣盡異不
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
示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
先藉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承應真履正

明白內融慈訓所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
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
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
業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降
法師任當洪範化洽深幽此方諸僧咸有思

伊五

慕各願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
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梅檀於江
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蕩
於一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即往修
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

時人以爲名答齒後餉梨十枚正值衆食便
手自剖分梨盡人遍無叅差者高平却起遣
使遺米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慇懃安答書云
損米千斛彌覺有待之爲煩習鑿齒書與謝
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
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
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叅差
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
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
書略皆遍覩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

故所遊刃作義乃似法簡法道恨足下不同
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叙其爲時賢所重
類皆然也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
光般若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
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

伊五

五

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
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時符堅
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足神器方欲
致之以輔朕躬後遣符丕南攻襄陽安與朱
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

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
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
衆數千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
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
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
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
爲永式安外涉群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
子弟爲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
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
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曾襄公所鑄乃寫爲

餘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
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升低者爲合梁一頭
爲籥籥同黃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
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戊辰改正即
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
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堅勅學士內外有
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爲之語曰學不師安義
不中難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
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襄陽北盡
沙漠唯建業一隅未能抗伏堅每與侍臣談

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爲僕射謝安
爲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
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
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
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

伊五

六

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
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
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即勅僕射
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
越整六師而巡狩涉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

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
土而制四海宜栖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
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區地
地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王適而不歸
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
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尚見距貧道輕淺言必
不允旣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
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
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
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枕威

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
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
率步騎六十萬到頃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
州刺史謝玄距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西
晉軍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
伊五
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
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
見梵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
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
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

所夢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處成則安
既德爲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
憲章條爲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
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
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
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
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
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旣窄處之講
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窓隙出入遽以
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而來

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
然須更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
來生所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
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衆數十人
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
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
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
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大元十
年也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徃候安安曰世事
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

且前行僕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
得長安也嘉時故在城內萇與符登相持甚
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答曰略得萇怒曰
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
者也萇死後其子興方殺登興字子略即嘉

伊五

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
陋似若不足本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
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
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讖記不可領解
事過多驗初養徒於加眉谷中符堅遣大鴻

臚徵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
言乃乘使者馬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
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
見如此及姚萇正害嘉之日有人於隴上見
之乃遣書於萇安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安
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
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初
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捋可得
上下也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爲印手菩薩
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

無極安旣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
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
衆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詮定音字詳
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爲名德沙
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爲

伊五

九

之讚曰物有廣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
兼倍飛聲汧壑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
在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
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
竺後改爲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爲兩人謬矣

釋法和滎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總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群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旣而悲曰此山高聳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頃之僞晉王姚緒請往蒲坂講說其後少時勅語弟子俗網煩惱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禮拜還坐本處

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

竺僧朗京兆人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
專當講說常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
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
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蔬食布

衣志耽人外以僞秦皇始元年移卜太山與
隱士張忠爲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爲符
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
崙山中別立精舍猶是太山西北之一巖也
峯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製窮山美

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
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符堅欽其德素
遣使覲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
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
秦姚興亦加歎重燕主慕容德欽朗名行給
以二縣租稅其爲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
多虎災人常執仗結群而行及朗居之猛獸
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
極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爲朗公谷也
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以逆

知使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其
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
時太山復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遊汧壘
長歷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
論亦行於世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
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
徒衆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
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忘矣至於
高會淨國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

別乃與弟子曇壹曇二等四十餘人沿江東
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要過供
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荆問疾汰疾
小愈詣溫溫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
汰汰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迴

伊五

十一

出相聞與溫曰風痰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
造溫忽忽起出接輿循焉汰形長八尺風姿
可觀含吐蘊藉辭若蘭芳時沙門道恒頗有
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
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壹難之據

經引理析駁紛紜恒拔其口辯不肯受屈日
色旣暮明日更集慧遠就席攻難數番關責
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塵尾扣案
未即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杼柚何爲坐者皆
笑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晉
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
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
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庶成
群及諮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袞至者千
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墓王公爲陶處晉

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爲寺止有堂塔而已
及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衆業又起重門以
可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侵掘
寺側重門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
謝汰卧與相見傍若無人領軍王洽東亭王
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
念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
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
八方澤流後寰奄爾喪逝痛貫于懷可賻錢
十萬喪事所須隨由備辦孫綽爲之讚曰淒

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忤汰弟
子曇壹曇二並博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
好與慧遠齊名曇二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
回也汰所著義疏并與郗超書論本無義皆
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

伊五

十二

釋僧光冀州人常山洲公弟子性純素有貞
操爲沙彌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旅安時亦未
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
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光受戒已後厲行精
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

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
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
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
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
鳴何先何後光乃與安汰等南遊晉平講道
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有沙門道護亦
冀州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
遇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
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
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
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晉飢
亂輔與釋道安等隱于濩澤研精辯析洞盡
幽微後憩荊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禮懺翹懃
誓生兜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忱爲荊州刺
史藉輔貞素請爲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亡二
日忽云明日當去至于臨終妙香滿室梵響
相係道俗奔波來者萬數是日後分無疾而
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爲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放光及道

行波若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京師瓦官寺
盛開講席建業舊僧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
道嵩亦才解相次與道安書云敷公研微秀
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
形但妙於萬物隨其能言互相摧壓敷乃著
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
無盡故知無形矣時狀辯之徒紛紜交諍既
理有所歸愜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
疏後終於寺中春秋七十餘矣竺法汰與道
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沒奄復多

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得與君共
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爲異世痛恨之深何
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圖矣
汰與安書數述敷義今推尋失其文製湮沒
可悲

釋曇翼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
家事安公爲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爲
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爲設
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
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辜信施後餉米千

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長沙
太守滕舍之於江陵捨宅爲寺告安求一僧
爲總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
化者非爾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即
長沙寺是也後互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

伊五

十四

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群寇旣蕩復還
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
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
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
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挹翼神感

當于爾時雖復富蘭等見亦迴僞歸真也後
入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
上有穴通吳之苞山山旣靈異人甚憚之翼
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數十卧遮行轍翼退還
所住遙請山靈爲其禮懺乃謂神曰吾造寺
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
法師旣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
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
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
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取其誠感如

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
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
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
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
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

伊五

十五

動翼乃往祇禮謂衆人曰當是阿育王像降
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
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蜀賓禪師
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
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

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
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
長沙寺復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爲殷仲堪
所重尤善十住乃爲之注解

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而
任性誇誕謂傍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忽然
信伏遂投簪許道事安爲師旣沐玄化悟解
非常折挫本心謙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
風欽慕遙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
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

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
香遇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
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
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
維那鳴槌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
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
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
不歎息因之厲業者甚衆旣而與慧遠書曰
吾人微闇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
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

矣

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
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
許剃髮於是專務佛理鏡測幽凝未及立年
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雅見重後隨

伊五

十六

安在襄陽符丕寇境乃東下荊州止上明寺
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顧解有所從乃
圖寫安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
致敬印手菩薩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和尚徽
曰和尚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

應驗在吾一滯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二十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衆中食因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爲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澄靜不涉當世後隨安入關隱覆舟山巖居獨立不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衆僧自爲講大品經或問其故答云我止可至秋爲

欲令所懷粗訖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
時人謂知命者矣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郎棘
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于
法道講放光經乃借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

伊五

十七

俗從道伏事安公爲師博通三藏誦經五十
餘萬言常日禮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重
後篤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
疾問何不願生安養戒曰吾與和尚等八人
同願生兜率和尚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

得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即有光照于身容貌
更悅遂奄爾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竺法曠姓臯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
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躬耕壟畔以供色
養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
印爲師印明叡有道行曠師事竭誠迄受具
戒栖風立操卓爾遷群履素安業志行淵深
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
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
人以手振之所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

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法華爲會三之
旨無量壽爲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
講獨處則誦謝安爲吳興守故往展敬而山
栖幽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椒陵峯步往
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
并諮以妖星請曠爲力曠答詔曰昔宋景修
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輯天下
任重萬機事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唯當勤
修德政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
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晉興

寧中東遊禹穴觀矚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
欲依巖傍嶺栖閑養志却超謝慶緒並結交
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既少習慈悲兼善
神呪遂遊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
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

伊五

十八

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
隣造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相
傳云伐木遇旱曠呪令至水晉孝武帝欽承
風聞要請出京事以師禮止于長干寺元興
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爲

作讚傳云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
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
瑯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
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深講
傾都邑汰有弟子曇壹亦雅有風操時人呼
曇壹爲大壹道壹爲小壹名德相繼爲時論
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
乃還東止虎丘山學徒苦留不止乃令丹陽
尹移壹還都壹答尹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遁

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
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
崇禮佛法弘長彌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
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清
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

伊五

十九

滯方自東徂西唯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
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
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
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
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

審讞詳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阜晦影窮
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
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
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後與壹書云
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
詩陵峯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
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里
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
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逕處處見遺
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而壹得書既有

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
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琊
王蒼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
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牒千像壹
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

附詔稟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暫往吳之
虎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即葬於山南
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為之讚曰馳辭說言
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
芬載譽條被猗蔚枝幹森踈壹弟子道寶姓

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秀
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
志操確然憩廬山十有餘年道俗有業志勝
途者莫不屬慕風彩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

伊五

二十

敷顯宣揚德教以遠公在山足紐振玄風虔
乃東遊吳越矚地弘通以晉義熙之初投山
陰嘉祥寺克已導物苦身率衆凡諸新經皆
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然得病寢疾少時自
知必盡乃屬想安養祈誠觀音山陰北寺有

淨嚴尼宿德有戒行夜夢見觀世音從西郭
門入清暉妙狀光映日月幢幡華蓋皆以七
寶莊嚴見便作禮問曰不審大士今何所之
答云徃嘉祥寺迎虔公因爾無常當時疾雖
綿篤而神色平平如有恒日侍者咸聞異香
久之乃歎虔旣自審必終又覩瑞相道俗聞
見咸生歡羨焉

高僧傳卷第五

音釋

汰他蓋切恆苦協切獲獲屋號切澤澤河東切篔篔篔切

當侯切餉餉切箔傍各切闈他達切耀戈照切罩罩切

卓教切沔彌充切微微呼韋切績微呼韋切美也鑿盧切

君乘與也蓄蓄勑切銳俞芮切芒芒利也銳也窄側革切狹狹切

也級居立切靴許戈切有有切汧汧壘力踵切睇睇切

持計切孜津之切析先擊切駁駁切駁駁切駁駁切駁駁切駁駁切

視也駢駢切裘直質切追直追切橙丁鄧切邳邳頻切

切地名邳邳切關終也讞魚蹇切痾烏何切會會切

古會切地名邳邳切關終也讞魚蹇切痾烏何切會會切

